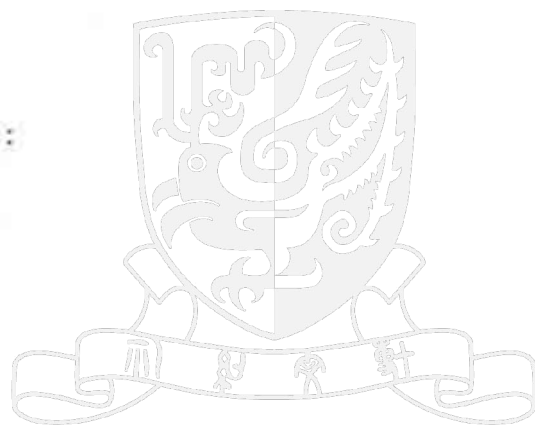


從建築看香港本土文化的誕生與演變

導修報告呈交日期：

2008年10月10日



香港中文大學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伯大尼(Bthéanie)位置圖



圖一· 伯大尼位於香港薄扶林道 139 號

背景資料

1663 年，巴黎外方傳道會(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– MEP)成立。目的是訓練年青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傳教。

1856 年，奧塞神父(Fr Osouf 1829 – 1906)首次來港，其後五年，奧塞神父曾到過馬來西亞、星加坡及東京工作，到 1862 年他接替 Fr Libois 升任成為 MEP 香港主教。

1873 年，奧塞神父向 MEP 建議在香港薄扶林興建一所療養院，供患病的法國傳教士療養及適應亞洲的濕熱天氣。他選擇薄扶林的原因有兩點：第一，當時薄扶林水塘接近完工，水塘附近的環境，很接近他們在法國傳道會的景緻，這樣有利在港帶病的傳教士休養¹；第二，薄扶林臨近海邊，海風能減輕熱力，而香港的天氣，相比起印度、馬來西亞或者星加坡，都是比較涼快。²正如奧塞神父在寫給 MEP 的信中說“在香港的炎炎盛夏，只要在薄扶林，到夜裡，你還是需要蓋上毛毯”。

其後奧塞神父向 Mr. dos Remedios(1807 – 1878)建議收購他在薄扶林沿岸其中一個地段興建療養院，起初遭到他拒絕，後來 Mr. dos Remedios 這位虔誠的天主教

¹ Alain Le Pichon, *Bethanie & Nazareth,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, (Hong Kong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), p.21.

² Ibid., p.27-28.

徒開出一個條件，要求在新建的療養院要包括一個主日教堂，給他的家人及附近的天主教徒星期天在教堂望彌撒，奧塞神父當然欣然接受。

雙方同意的收地價為港幣 4,000 (其後在 6 月成交時，Mr. dos Remedios 給了 25% 折扣給奧塞神父，交換價實際為港幣 3,000)，奧塞神父估計還需向政府每年繳付 70 元至 80 元的地稅，這兩筆款項，都在教會的儲備金的預算之內，奧塞神父便在 1 月 25 日把自己手繪的療養院位置圖及預算方案，加上一篇很長的建議信，簽署後送到巴黎去。巴黎的反應是出奇的快捷及果斷，4 月 21 日，MEP 回覆奧塞神父，他的建議已獲得批准，並授權他全權處理興建薄扶林療養院的工作。³

伯大尼(Béthanie)建築特色

為了省錢，奧塞神父決定自己為這遠東地區第一所教士療養院繪畫圖則，他認為要興建一所療養院再附加教堂的建築物，並不見得是很困難的事情。而事實證明他做到了，伯大尼療養院由 1873 年夏天開始籌建，到 1875 年 9 月正式啓用，只用了兩年時間，奧塞神父在建築與設計方面天賦之高，在伯大尼可見一斑。

但問題是為什麼工程要那麼趕急，要在短短兩年內完成，當中的故事原來同地約有關。

當奧塞神父和 Mr. dos Remedios 商討完購買薄扶林土地時，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土地是以 75 年租用期限的形式賣出，而不是他一心認為和其它城市土地一樣為期 99 年，但當他知道後已經太遲了。奧塞神父當時決定暫時不讓巴黎總會知道，他相信問題的答案終會出現，結果在伯大尼施工三個月後，答案出現了，它就是新上任的港督堅尼地(Governor, Sir Arthur Kennedy)。

奧塞神父發揮他的談判及演說技巧，向堅尼地陳述伯大尼計劃獨特之處，並要求延長期限。結果，堅尼地把年期由 75 年延長至 999 年，但有兩個條件：第一，療養院要三年內建成；第二，不能改變伯大尼作為療養院的土地用途，否則土地須歸還 Mr. dos Remedios。⁴



圖二：奧塞神父親手繪製的大尼，它表現了十九世紀初，法國建築的特色，同時也呈現了作者的畫藝。

³ Ibid., p.29.

⁴ Alain Le Pichon, *Béthanie & Nazareth,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, (Hong Kong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), p.39..

這解釋了為什麼奧塞神父只用了兩年時間興建伯大尼，也解釋了在伯大尼興建期間，他與巴黎總會是以當時極其昂貴的電報溝通的原因。施工期極短是伯大尼建築的一大特色。

儘管伯大尼建築時間短，但不減它表現出優美的十九世紀法國建築格調。無論是怎樣習慣了城市喧鬧、內心充滿着煩躁不安的人，只要來到伯大尼小教堂，他自自然然會靜下來，抬頭欣賞那十九片彩畫琉璃窗，悠然地看它們在演繹陽光的流麗。或者會走出一樓露台，欣賞小教堂的拱形頂部及法國歌德式飛扶壁。這是建築物影響人民文化的力量，亦是一種文化藉着建築物這媒體呈現出其個性來。



圖三·伯大尼2003
年重修後外觀。



香港中文大學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圖四·法式花樣地板與琉璃折射
的陽光，營造出柔和氣氛





圖五・法國歌德式四葉天花頂及圓拱窗戶設計，為小教堂帶出空間感的同時也製造了神聖莊嚴的氣氛。



香港中文大學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圖六・小教堂共有十九幅玻璃彩畫，其中九幅包括圖中者能保存，其餘十幅是複製品。



伯大尼在香港表現的十九世紀法國傳教士精神

1841年英國人佔領香港島，1843年香港殖民地政府成立並實施華洋分治的政策，例如1888年，港督德輔草擬的「歐人住宅區保留法例」，到1904年，立法局通過「山頂區保留條例」，及至1918年通過的「山頂居住條例」，把山頂保留給西人，摒棄華人於外。佔人口九成的華人基層百姓，卻聚居於中、上環太平山區一帶，他們以勞動換取報酬，只要能積存足夠的金錢，便會回鄉生活，香港只是他們工作賺錢的地方，他們並不關心什麼「中西文化交流」、「建築審美學」等概念。

英國人的種族隔離、分區而治的政策，與華人基層百姓的逆來順受，滿不在乎的性格，使華西之間斷絕了接觸，彼此封鎖在各自的社區內。由於長期缺乏瞭解，當香港社會出現動盪，例如1894年的鼠疫，殖民地政府的施政與華人社會便會因為誤會與猜疑，發生嚴重的衝突。

法國傳教士卻在這段期間，低調而沉靜地在兩者之間，擔當起潤滑、緩衝的角色。傳教士沒有殖民統治者的政治重擔，他們是帶着宗教使命而來，樂於接觸貧苦百姓，就好像外方傳道會的傳教士喜歡穿上唐式長衫，到華人社區辦學校一樣，漸漸地，華人透過教會、學校，接觸到西方文化，增加了彼此的了解。

伯大尼與洋紫荊

巴黎外方傳道會的教士當中，有好幾位是植物學家，他們在傳道的旅程中，不斷收集並紀錄各種植物的品種及特性，在香港摩星嶺沿岸邊，他們發現了一種很獨特的樹，傳教士把其截枝然後栽種在伯大尼上，這棵植物後來長出了很多美麗的小紫花，是香港獨有的品種，它其後被命名為洋紫荊(*Bauhinia bakcana*)。到1965年，洋紫荊更成為香港的市花。1997年，香港回歸中國，洋紫荊成為香港區旗的圖案。⁵

洋紫荊是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送給香港的禮物，當天假如教士沒有把它截枝再栽種在伯大尼，今天我們便沒有了洋紫荊。洋紫荊的特性，十分出奇地吻合香港，由於洋紫荊是從截枝而來，它本身沒有再生繁殖的能力，要生存便需要不停的截枝再接枝，它雖然無根，卻開遍了香港山頭。

十九世紀初來香港的華人都是無根的一代，他們因為貧窮，來到香港找生計，香

⁵ Alain Le Pichon, *Béthanie & Nazareth,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, (Hong Kong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), p.54.

港於他們，只是謀生的地方。英國人來是爲了中國市場而不是香港，香港只是一個補給站、避風落腳點。法國傳教士來到伯大尼是因爲他們病倒了，需要一個地方養病生息，香港於他們，只是一個驛站，好使他們能走得更遠。

既然大家都不是爲香港而來，卻偏偏被接枝生活在一個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小島上生活，奇蹟竟不經意地發生。不論是華人，英國人還是法國傳教士，他們都和祖家的根割斷了，是無根的一代，他們共有的經驗是「流離和遷徙」。⁶ 遷徙的經驗造就了他們勇於求變、靈活、創始力特別強。香港社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儒家傳統與基督教精神的交流，而更重要的是中國農工商傳統價值，與西方的典章制度精神如法律、會計、教育、商務等的價值、成規和習慣合流。⁷ 這種中西文化在香港土壤截枝培植，造就了一百五十年的香港奇蹟。

今天的伯大尼

伯大尼療養院在 1941 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軍佔領，神父逃亡到彼鄰的太古樓躲藏⁸。後來到 1950 年，中國內亂並驅逐外國傳教士出境，傳教士撤離香港，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的角色逐漸減退。至 1974 年，伯大尼完成了療養院的歷史使命，外方傳教會關閉伯大尼並把它售予置地集團，置地發出五年拆卸令，但其後改變發展計劃，並於 1975 年交還香港政府，伯大尼逃過被拆毀的命運，更於 1981 年被列爲二級歷史建築。1978 年香港大學獲得管理權，校方把建築物用作出版社及儲存書籍的地方，後來出版社在 1997 年遷出，伯大尼再次交回香港政府管理。到 2000 年建築署就如何善用伯大尼進行研究，到 2003 年，香港政府將伯大尼和牛奶公司的牛棚批予香港演藝學院使用，經過三年時間，香港演藝學院完成伯大尼的復修工程，成爲該院的電影電視學院新校舍。除現代教學設施外，伯大尼有兩個表演場所，一間展覽廳，一間小教堂和一間博物館供市民參觀使用。

⁶ 陸鴻基，〈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〉，載冼玉儀編，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（香港，香港大學，1995），頁 71。

⁷ 陸鴻基，〈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〉，載冼玉儀編，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（香港，香港大學，1995），頁 71。

⁸ Alain Le Pichon, *Béthanie & Nazareth,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, (Hong Kong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), p.127.

結語

一座建築物的設計和形象，是最直接的視覺媒體來表達給我們看它所呈現的文化底蘊，伯大尼修道院表現了十九世紀初歐洲修道院的建築風格，同時也表達了建築物與香港文化交互相融的歷史進程。



圖七，伯大尼其中一幅琉璃畫，站在傳教士傍的是一位中國小孩，由於琉璃畫是在法國繪製，藝匠從來沒到過中國，他不知道香港的小孩頭髮是黑色的，所以畫中小孩既有晚清中國人的辮子，也有西方人的金頭髮。

伯大尼能夠保存下來是香港人的福氣，我們可透過觀察和感受建築物，讓它帶領我們走過這一百三十年的歷史，看看我們是怎樣從那兒走到這裏。然後，我們重新站在中環海旁，再去看這個玻璃城市，或者會有新的領悟。

香港中文大學

全文完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參考書目

- Alain Le Pichon, *Béthanie & Nazareth,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, (Hong Kong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).
- 陸鴻基, <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>, 載冼玉儀編, 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(香港, 香港大學, 1995)。
- 施其樂著, 宋鴻耀譯, 《歷史的覺醒 - 香港社會史論》(香港,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, 1999)。

圖片目錄

圖一、 伯大尼位置圖來源自香港演藝學院網站(2008年10月9日)(http://www.hkapa.edu/asp/general/general_visitors.asp?lang=eng&mode=gui#bethanie_campus)

圖二、 Alain Le Pichon, *Béthanie & Nazareth,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, (Hong Kong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), p.20.

圖三至圖七、 麥安輝, 攝於香港薄扶林伯大尼(攝影日期, 2008年10月10日)。

香港中文大學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